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五年五月初十日出版

(第二十九期)

紹興醫藥日報

總發行所

紹興城內
石門檻

紹興醫藥月報社

◀ 第五號

▶ 第三卷 ▶

中華民國十五年夏正五月初十日出版

紹興醫藥月報第三卷第五號（即第二十九期）

本報社職員

【社長】謝杏田

【總編輯】杜同甲

【副編輯】何廉臣

【分編輯】胡瀛嶠

楊質安 胡寶書

王邈達 單遠鄉

汪竹安 楊厚栽

徐仙槎 王鐵如

蔣彬臣 何幼廉

潘文藻 田康濟

胡思範 李養和

周越銘

傅伯揚

姚佩畚

錢少楠

高芷沅

何筱廉

汪詠裳

編輯所

浙江紹興城內宣化坊
紹興醫藥月報社

總發行所

浙江紹興城內石門檻
紹興醫藥月報社

分發行所

浙江紹興城內大街
天芝堂藥號

印刷所

浙江紹興城內小教場
紹興印刷局

名譽贊成員

盛賜仲君

張天漢君

俞少村君

胡思疚君

張榮堂君

姜證禪君

陳秉衡君

胡雨湘君

胡隱燦君

陳子英君

薛軼塵君

張琴蓀君

姚曉澄君

謝杏田君

朱鞠堂君

名譽編輯員

王子裕君

錢聿聲君

朱閔仙君

陶叔安君

朱仲華君

徐叔蓀君

鮑菊谷君

姚偉澄君

陶叔祥君

章天覺君

王叔梅君

胡坤圃君

平宜生君

蕭叔明君

章太炎君

吳玉純君

張壽頤君

惲鐵樵君

姚佩畬君

名譽社員表

史介生君

袁桂生君

胡天宗君

傅鐵園君

高思潛君

楊如侯君

周小農君

王肖舫君

時逸人君

張破浪君

張壽甫君

陸晉笙君

楊燧熙君

張汝偉君

華照葵君

名譽社員表

楊孕靈君

孫伯康君

裘士東君

徐經才君

沈仲圭君

震元堂孫炳遜君

天芝堂沈企周君

老三瑞羅懷邦君

至大號葉鴻章君

仁德堂陳寶仁君

名譽社員表

天寶堂蔣宗濂君

利生堂林子膺君

天益堂潘文濤君

仁德堂陳寶仁君

丁裕昌丁星階君

名譽社員表

上壽堂梁國賢君

光裕堂張丙陽君

天祿堂林炳水君

丁裕昌丁星階君

以上皆紹城大藥店各經理熱心公益每年認經費洋十二元正共圖醫藥之推廣

民國十五年本報第三卷第五期目次

論文 論噎膈及反胃治法 天津張錫純 警告病家切要衛生論 何廉臣

學說 女科學箋疏 蘭溪張壽頤 錢氏小兒藥證直訣義疏 嘉定張山雷

梁氏辨舌要略 何印巖 錢氏產科驗方 錢少楠編 壽祺校錄

新解兒難 何幼廉

醫案 疫喉痧驗案 上海丁甘仁

雜錄 治療述異初編 徐召南編

通訊 函致何廉臣君 俞鑑泉

介紹張氏中風勘證

此書係蘭溪中醫學校教務主任張壽頤先生撰述。其學說融貫古今。溝通新舊。剝膚存液。崇實黜華。爲治中風者定一標準。本社同人。固多欽佩。

者參半。又有初用其方治愈。及病又反覆。再服其方不效者。再三躊躇。莫得其解。亦以爲千古難治之證。原不能必其全愈也。後治一叟。年近七旬。住院月餘。已能飲食。而終覺不脫然。迨其回家年餘。仍以舊證病故。濱危時。吐出膿血若干。乃恍悟從前之不能脫然者。係賁門有瘀血腫脹也。當時若方中加破血之藥。或能全愈。蓋愚於瘀血致噎之證。素日未有經驗。遂至忽不留心。今既自咎從前之疏忽。遂於此證細加研究。而於瘀血致噎之理。尤精探前哲及時賢之說。以發明之。庶再遇此證。務祓除其病根。不使愈後再反覆也。

吳鞠通曰。噎食之爲病。陰衰於下。陽結於上。有陰衰而累及陽結者。治在陰衰。有陽結而累及陰衰者。治在陽結。其得病之由。多由怒鬱日久。致令肝氣橫逆。或酒客中虛。土衰木旺。木乘脾則下泄。或噯氣。下泄久

則陰衰。噎氣久則陽結。噎氣不除。久成噎食。木剋胃則逆上阻胸。食不得下。以降逆鎮肝爲要。其夾痰飲而陽結。則善嘔反胃。一以通陽結補胃體爲要。亦有肝鬱致瘀血。亦有髮瘕致瘀血。再有誤食銅物。而致瘀血者。雖皆以瘀血爲要。然肝鬱則以條達木氣。兼之活絡。肝逆則降氣鎮肝。髮瘕須用敗梳菌。(敗梳埋土中所生之菌)銅物須用荸薺。病在上脘。絲毫食物不能下者。非吐不可。亦有食膈。因食時受大驚大怒。在上脘者吐之。在下脘者下之。再如單方中。鹹韭菜酒之治瘀血。牛乳之治胃燥。五汁飲之降胃陰。牛轉草之治胃稿。虎肚丸之治胃弱。獅子油之開錮結。活雞血之治老僧趺坐。精氣不得上朝泥丸宮。以成舍利。反化爲頑白骨。結於胃脘。蓋鷄血純陰。能化純陽之頑結也。狗尿粟狗寶。以濁攻濁。而又能補土。諸方不勝紀。何今人非用枳實厚朴。以傷殘氣化。即用六味之呆

賦哉。

楊素園曰。噎膈一證。昔人多以反胃混同立說。其實反胃乃納而復出。與噎之毫不能納者迥異。即噎與膈亦自有辨。噎則原能納穀。而喉中梗塞。膈則全不納穀也。至其病源。昔人分爲憂氣恚食寒。又有飲膈熱膈虫膈。其說甚紛。葉天士則以爲陰液下竭。陽氣上結。食管窄隘使然。其說原本內經。最爲有據。徐洄溪以爲瘀血頑痰逆氣。阻隔胃氣。其已成者無法可治。其義亦精。然以爲陰竭而氣結。何以虛勞證陰虧之極。而陽不見其結。以爲陰竭而兼憂愁思慮。故陽氣結而爲噎。而世間患此者。大抵貪飲之流。尙氣之輩。乃毫不知憂。而憂愁抑鬱之人。反不患此。此證之不可通者也。以爲瘀血頑痰逆氣。阻傷胃氣。似矣。然本草中。行瘀化痰降氣之品。不一而足。何以已成者。竟無法可治。此又說之不可通者也。余鄉有

治此證者。於赤日之中。縛病人於柱。以物撬其口。抑其舌。即見喉中有物如贅瘤。正阻食管。以利刃鋤而去之。出血甚多。病者困頓累日始愈。又一無賴。垂老患此。其人自恨極。以紫籐鞭柄。探入喉以求速死。嘔血數升。所患竟愈。此二者雖不足爲法。然食管中的係有形之物。阻扼其間。而非無故窄隘也明矣。余意度之。此證當由肝過於升。肺不能降。血之隨氣上升者。歷久遂成有形之瘀。此與失血異證同源。其來也暴。故脫然而爲吐血。其來也緩。故留連不出。而爲瘀膈。湯液入胃。已過病所。必不能去有形之物。其專治此證之藥。必其性專入咽喉。而力能化瘀解結者也。昔金谿一書賈患此。向余乞方。茫無以應。思韭菜上露。善治噤口痢。或可旁通其意。其人亦知醫。聞之甚悅。遂煎千金葦莖湯。加入韭露一半。時時小啜之。數日竟愈。

右所引二則。吳氏論噎膈之治法。可謂博矣。楊氏發明噎膈之病因。可謂精矣。而又皆注重瘀血之說。似可謂從前所治之叟。亦有瘀血之確徵。而愚於此案。或從前原有瘀血。或以後變爲瘀血。心中仍有游移。何者。以隔年餘而後反覆也。迨辛酉孟夏。閱天津盧氏醫學報百零六期。謂胃癌（即噎膈若山有崑石之凸出也）由於胃瘀血。治此證者。兼用古下瘀血之劑。屢屢治愈。又無再發之阨。覺胸中疑團頓解。蓋此證無論何因。其實門積有瘀血者。十之七八。其瘀之重者。非當時兼用治瘀血之藥不愈。其瘀之輕者。但用開胃降逆之藥。瘀血亦可些些消散。故病亦可愈。而究之瘀血之根蒂未淨。是以有再發之阨也。明乎此理。知盧君之言。可爲治噎膈之定論矣。盧君名謙。字抑甫。兼通中西醫學。自命爲醫界革命家。嘗謂今之業醫者。當用西法斷病。用中藥治病。誠爲不磨之論。

總核以上三家之論。前二者所論破血之藥。似不能勝病。至盧抑甫謂宜兼用古下瘀血之藥。若抵當湯。抵當丸。下瘀血湯。大黃蟪虫丸諸方。可謂能勝病矣。而愚意以爲欲治此證。必中西藥並用。始覺有把握。蓋以上諸方。治瘀血雖能效。以消瘤贅。恐難見效。西醫名此證爲胃癌。所謂癌者。因其處起凸若山之有岫也。其中果含有瘀血。原可用消瘀血之藥消之。若非含有瘀血。但用消瘀血之藥。即不能消除。夫人之腸中。可生腸覃。腸覃即瘤贅也。腸中可生瘤贅。即胃口亦可生瘤贅。而消瘤贅之藥。惟西藥沃剝。(即沃度加個謨)最效。以在變質藥中。獨占優勝之品也。今爰合中西藥品。擬得一方於左以備試用。

早三七(細末一兩)桃仁(炒熟細末一兩)硼砂(細末六錢)粉甘草(細末四錢)
西藥沃剝(十瓦)西藥百布聖(二十五)

右藥六味。調和煉蜜爲丸二錢重。名爲變質化瘀丸。服時含化細細咽津。今擬定治噎膈之法。無論其病因何如。先服參赭培氣湯三劑。必然衝開胃口。能進飲食。若以後愈服愈見效。七八劑後。可於原方中加桃仁紅花各數錢。以服至全愈爲度。若初服見效。繼服而不能遞次見效者。可於原方中加三稜蠱虫各二錢。再於服湯藥之外。每日口含化服變質化瘀丸三四丸。久久當有效驗。若其瘀血已成潰瘍。而膿未出者。又宜投以山甲皂刺乳香沒藥花粉連翹諸藥。以消散之。

又此證之脈。若見滑象者。但服參赭培氣湯必愈。而服過五六劑後。可用藥湯送服三七細末一錢。煎渣服時亦如此。迨愈後自無再發之阨也。

又王孟英謂以新生小鼠新瓦上焙乾。研末溫酒沖服。治噎膈極有效。蓋鼠之性能消癥瘕。通經絡。故以治血瘀賁門。成噎膈者極效也。

又有一人患噎膈。偶思飲酒。飲盡一壺。而脫然病愈。驗其壺中。有蜈蚣一條甚巨。因知其病愈非由於飲酒。實由於飲煮蜈蚣之酒也。聞其事者。質疑於愚。此蓋因蜈蚣善消腫瘍。患者必因賁門瘀血。成瘡致噎。故飲蜈蚣酒而頓愈。欲用此方者。可用無灰酒數兩。(白酒黃酒皆可不宜用燒酒) 煮全蜈蚣三條飲之。

總論破血之藥。當以水蛭爲最。然此物忌灸。必須生用之。方有效。乃醫者畏其猛烈。灸者猶不敢用。則生者無論矣。不知水蛭性原和平。而具有善化瘀血之良能。拙著藥物學講義中。論之甚詳。若服以上諸藥。而病愈者。想係瘀血凝結甚固。當於服湯藥丸藥之外。每用生水蛭細末五分。開水送服。日兩次。若不能服藥末者。可將湯藥中蠱虫減去。加生水蛭二錢。右所錄者。登上海中醫雜誌四期之文也。至第五期雜誌出。載有唐家祥

君。讀張君論噎膈一篇。於拙論深相推許。且謂拙論治噎膈之理。可通於反胃。爰錄其原文於左。以備參觀。(唐君登醫雜誌原文)讀雜誌四期。張錫純君。論治噎膈。闡發玄微。於此證治法。別開徑面。卓見名言。實深欽佩。及又讀侯宗文君。(西醫)反胃論。(見第三中學第二期雜誌中)謂病原之最重要者。乃幽門發生胃癌。妨礙食物入腸之道路。初時胃力尙佳。猶能努力排除障礙。以輸送食物於腸。久而疲勞。機能愈弱。病勢益進。乃成反胃。中醫爲火虛。證此生理。食物入胃。健康者由胃液消化而入腸。乃或吸收。或排出。一日胃液缺乏。則積食不化。是火虛之言。亦良確。顧積食亦可下瀉。何爲必上逆而反胃。所言甚當。其論噎膈。以食道癌爲主。因與盧氏胃癌說相符。二證之病原既同。治法亦同矣。然則張君之論。其理可通於反胃也。

右引西醫之論反胃。言其原因同於噎膈。可以治噎膈之法治之。固屬通論。然即愚生平經驗以來。反胃之證。原有兩種。有因幽門生癌者。有因胃中虛寒。兼胃氣上逆。衝氣上衝者。其幽門生癌者。治法原可同於噎膈。若胃中虛寒。兼氣機衝逆者。非投以溫補胃府。兼降逆鎮衝之藥不可。且即以胃生癌論。賁門所生之癌。多屬瘀血。幽門所生之癌。多屬瘤贅。瘀血由於血管凝滯。瘤贅由於腺管肥大。治法亦宜各有注重。當於參赭培氣湯中。加生雞內金三錢。三稜二錢。於變質化瘀丸中。加生水蛭細末八錢。再將西藥沃剝。改用十五瓦。煉蜜爲丸桐子大。每服二錢開水送下日兩次。而後幽門所生之癌。若爲瘤贅可徐消。即爲瘀血亦不難消除也。

又治噎膈便方。用昆布二兩。洗淨鹽。小麥二合。用水三大盞。煎至小麥爛熟去渣。每服不拘時。飲一小盞。仍取昆布。不住口含兩三片咽津極效。

。按此方即用西藥。沃度加留謨之義也。蓋西藥之沃度加留謨。原由海草
燒灰製出。若中藥之昆布海藻海帶。皆含有沃度加留謨之原質者也。其與
小麥同養服者。因昆布味鹹性涼。久服之恐與脾胃不宜。故加小麥以調補
脾胃。有如硝石礬石散之送以大麥粥也。此方果效。則人之因幽門生瘤贅
而反胃者。用之亦當有效矣。若因胃寒兼衝胃之氣衝逆者。若沃度加留謨
及昆布之屬。固不宜用。卽但用草木之品以溫煖脾胃。亦難奏效。是以愚
遇此等證。必重用乾薑桂附參朮諸藥。而加赭石一兩以鎮之。其證之劇者
。又必於服湯藥之外。兼服生硫黃細末。其一日之量。自一錢漸加至七八
錢『分多次服下』蓋藥以勝病爲主。有斯病卽宜用斯藥。勿畏其藥性之猛烈
也。

敬告病家切要衛生論

何廉臣

吾紹近今治病。一病之安危。惟責之醫家一人。一醫之良否。專係乎煎方一劑。其藥宜多煎。宜少煎。宜先入。宜後入。宜多水。宜少水。非所知也。藥品之道地與否。製煉之合法與否。亦非所辨也。此外寢處不合法。寒煖不適宜。飲食不知節。病情不知察。更無論矣。似此。則醫家之功。而病家之過十。縱有盧扁。能愈病乎。况重大危險之病機。早晚不同。頃刻傳變。而惟恃一日一至之醫。一日一服之方。治變幻不測之病。庸有倖乎。余故曰。已病之衛生。爲病家必要之智識。亦爲病家應盡之義務。故凡良醫之能愈病。必先在開化病家。使病家諸人。看護周到。有助醫之力。不掣醫之肘。夫而後病之不治也。始可以歸罪於醫。茲擇其最緊要最易實行者。條列如左。

一衣被宜潔淨也。清潔爲各病所不可缺之要件。若患時疫病而不潔。則

其病屢犯於危殆。且能致害於病者之家族及醫師。故病者須日日更換衣服。臥床被褥。尤須清潔。一切舊衣被等。凡可蒸發之物。必須安置空屋。鎖閉箱中。又如被覆過煖。亦能致病加重。重病即死者。以熱鬱於內而氣不宣達也。竟有悶斃許久。而旁人但知其熟睡者。迨呼之不應。揭其蓋覆。始知其人已死。莫不曰死於急痧。近年來聞見頗多。

二飲食宜節制也。流行時疫。多屬胃腸伏邪。早已失其消化力。最宜忍飢耐餓。平臥安靜。不但油膩腥發。麴蘖炙煿薰灼臟腑者。固宜禁絕。即瓜果生冷。凡能冰伏脾胃者。亦宜禁不入口。最妙以蘿蔔湯陳乾菜湯。疎導其胃腸。渴則飲清快露和開水少許。或但飲細芽茶。輸運其津液。病勢輕減後。可略進流動性之滋養品。如薄粥薄藕粉。及開